

喂铁皮枫斗、洗桑拿、住套间……

杭州玩家的蚰蚰经



赵锡根组织的斗蚰蚰比赛现场

秋高气爽,杭州人爱玩蚰蚰。有多爱?

来看这么一组数据: 望江门一带有家望安旅舍, 专门住着一群山东的蚰蚰商人, 旅舍有五六十个房间, 每个房间最少两个人, 那么至少就有 100 个蚰蚰商人, 每个商人一年来杭州至少 5 趟, 每趟带 200 只左右蚰蚰。

看来, 一年来望安旅舍买蚰蚰的杭州人, 至少会买走 10 万只蚰蚰, 而这只是杭州一个蚰蚰交易市场的数字。

蚰蚰, 学名蟋蟀, 又名促织, 其实也就是一种“百日虫”, 一般只能活一百天。八月里准备蚰蚰罐, 等到九月, 玩家就到郊野的草丛、墙脚、地洞去捉蚰蚰, 或到专卖蚰蚰的店面选购,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养之后, 到了十月、十一月就是蚰蚰真正上战场的时候了, 一般蚰蚰到十二月都会死去。

蚰蚰的百日生涯里, 玩家们整颗心都扑在了它身上, 给蚰蚰们吃好的, 喝好的, 还要为它们找“三妻四妾”。他们开玩笑说, 玩蚰蚰比染上网瘾、毒瘾还要严重。

痴迷玩家的“百日”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一只蚰蚰的品相再好, 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养法, 那这只蚰蚰就算是被糟蹋了。至于养虫之法,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早秋和晚秋的培养就大有不同, 尤其是蚰蚰的吃、住、洗澡等细节问题。万一某个环节出了差错, 不仅糟蹋了一个生命, 而且可能坏了痴迷玩家整整一年的心情。

吃 必要时喂铁皮枫斗

蚰蚰是运动选手, 蚰蚰玩家就是它们的营养师。

家住景芳的赵锡根是个十足的蚰蚰迷, 玩蚰蚰已经几十年了, 曾在几次斗蟋蟀比赛中得过“蟋蟀王”的称号。在杭州几万人的蚰蚰玩家队伍中, 赵锡根称自己只

是一个普通的蚰蚰迷而已。据赵锡根介绍, 蟋蟀是杂食性动物, 什么都吃, 有条件的给它吃好吃, 没条件吃差点也能长大。尽管说吃啥都无所谓, 但还是有不少讲究的, 可谓黄豆同玉米齐上, 人参与铁皮枫斗同存。“喂蚰蚰要荤素搭配好, 荤的吃太多了, 蚰蚰容易提前老去, 但整天吃素又会降低它的战斗力。”

赵锡根说, 蚰蚰的战斗力一定程度上要看它的进补食品。确实有些急功近利的人会给蚰蚰注射兴奋剂, 这种蚰蚰比赛时英勇无比, 但比赛一结束就会死去; 单纯的玩家们, 必要时会给蚰蚰喂点人参、铁皮枫斗。

刚买来的蚰蚰是不能直接上场比赛的, 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 尤其是在饮食上。“赵锡根告诉记者, 新买来的蚰蚰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污秽”, 必须先清理干净。”与给马喂巴豆的道理一样, 给蚰蚰吃点剥了皮的绿豆, 就可以把肚子拉干净, 然后再喂日常的一些食物。”

早秋的食物比较简单, 喂点米饭、玉米就可以了, 偶尔也会放点蚊子、苍蝇头或者蟋蟀腿之类的荤食。但到了中秋就该给蚰蚰们吃点好的了,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饭粒里面放点熟淡的虾蟹肉, 也有人会加一些白茯苓肉、核桃肉、白扁豆、餐肉等。“每次蚰蚰比赛完后, 我都会给它们喝点西洋参水, 据说对它们的牙齿有帮助。”赵锡根说, 每个养蚰蚰的都有自己的养虫之法, 至于西洋参到底有没有用, 他也不能确定。

喝 用参汤漱口护牙齿

蚰蚰不怕饿就怕脱水, 因此喂水比喂食物更为重要, 应事先放一个水盂在蚰蚰罐中, 要记得每天换水。蚰蚰跟人一样, 体重的 70% 以上都是水份, 你可以饿它几天, 但绝对不能让它渴着。

喝水也有不少讲究, 最忌讳的就是自来水管, 蚰蚰喝了有漂白粉的自来水会出现

“头晕”。“蚰蚰生活在野外的時候, 最喜欢喝天然露水, 因此荷叶露是不错的选择, 以前秋天清晨, 有人专门去荷叶上收集这种露水, 现在这种人就少见了, 因为找到了另外的替代品。”赵锡根说, 井水、泉水都可以替代荷叶露, 如果实在没办法, 小卖部的矿泉水也行。

高级玩家有更“专业”的手法: 用牛膝、白术、人参、甘草等十几味中药, 在净水中泡制十多天左右, 然后用这种中药水来喂蚰蚰。“据说这种方法是宋代时候流传下来的, 这些中药材在药房都能买到, 我曾经也这样喂过, 只是后来嫌麻烦就没再用了。”赵锡根说道。

洗 决斗前洗澡降体重

蚰蚰跟狗之类的宠物一样, 需要经常洗澡, 一旦它自己脏了就会情绪低落。蚰蚰天生不会水, 但又非常喜欢玩水, 就好像婴儿特别喜欢洗澡一样。专用的洗澡水也不简单, 通常要在温水中拌入甘草。记者了解到, 在环北小商品市场对面就有人专门给蚰蚰罐加工, 除了蚰蚰玩家, 其他人也很难找到。

“早秋天气热, 给蚰蚰住的一定要老房子, 也是所谓的老罐、凉罐, 这些罐子凉气比较重, 免得它们‘中暑’。等到中秋, 天气凉爽了, 就需要给它们换到新罐, 新房子火气较重, 内底光滑, 蚰蚰们喜欢在里面乱跳, 可以促进它们的运动量, 会变得很有胃口, 越来越有力气。”陈师傅讲起蚰蚰来一套一套的。

把新罐打磨成老罐可不是容易事, 内底打磨只是其中一项。蚰蚰玩家们介绍, 通常的做法是先把新罐放在茶叶水内煮, 然后在地下埋个半个月。如果想要速度快点, 可以把新罐用溪水或泉水浸个上八天十天。玩家们对每个罐子都下了不少功夫。

除了罐子讲究一点的, 还要在罐中放上一个铃房, 也就是在大房子内再放一个小房间。所谓铃房, 就是模拟蟋蟀在野生环境中的巢穴, 当你打开蟋蟀罐盖时, 它能躲进其中, 使其具有安全感, 不会蹦跳逃逸。

住 新罐子要埋半个月

蚰蚰罐又叫“盆”, 有水泥做的, 精细一点也有陶、瓦制的, 关键是一定要有人性。按照以前的说法, 蚰蚰罐分两种: 京盆

和苏盆, 京盆又名北盆, 盆子边缘比较厚, 苏盆又名南盆, 相对薄一点, 这与南北方的气候有关。

“隔壁有个老人以前也养蚰蚰, 送了我一个清代的蚰蚰罐, 尽管蛮有岁月价值, 但老罐子未必一定好。有钱人会花成千上万元买个罐子, 普通人只花个十来块钱。”赵锡根说, 如今再好的蚰蚰罐, 买回来后还是要再加工的。

记者发现, 那些蚰蚰罐内底上都打磨过, 有些还是牡丹的花纹。赵锡根介绍了一位蚰蚰友陈师傅, 就是专门给蚰蚰罐打磨的。据陈师傅介绍, 新罐都是光滑的, 内底打磨是为了防止蚰蚰大腿绒毛被磨损。记者了解到, 在环北小商品市场对面就有人专门给蚰蚰罐加工, 除了蚰蚰玩家, 其他人也很难找到。

“早秋天气热, 给蚰蚰住的一定要老房子, 也是所谓的老罐、凉罐, 这些罐子凉气比较重, 免得它们‘中暑’。等到中秋, 天气凉爽了, 就需要给它们换到新罐, 新房子火气较重, 内底光滑, 蚰蚰们喜欢在里面乱跳, 可以促进它们的运动量, 会变得很有胃口, 越来越有力气。”陈师傅讲起蚰蚰来一套一套的。

把新罐打磨成老罐可不是容易事, 内底打磨只是其中一项。蚰蚰玩家们介绍, 通常的做法是先把新罐放在茶叶水内煮, 然后在地下埋个半个月。如果想要速度快点, 可以把新罐用溪水或泉水浸个上八天十天。玩家们对每个罐子都下了不少功夫。

除了罐子讲究一点的, 还要在罐中放上一个铃房, 也就是在大房子内再放一个小房间。所谓铃房, 就是模拟蟋蟀在野生环境中的巢穴, 当你打开蟋蟀罐盖时, 它能躲进其中, 使其具有安全感, 不会蹦跳逃逸。

婚 雄蚰蚰易沉迷女色

蚰蚰寿命也就百天, 何必费劲为它们

“找老婆”呢? 玩家们说, 这是为了能让它们安心住在罐子里, 努力为日后的搏斗贡献力量。

给蚰蚰“找老婆”也不容易。雄蚰蚰好斗又好叫, 有两条尾巴, 杭州人一般称为“二枪”; 雌蟋蟀不斗也不叫, 而且有三条尾巴, 被称为“三枪”。斗蚰蚰全靠雄的, 雌的只是陪衬, 雄蚰蚰价格几元至万元不等, 雌蚰蚰一般只需要两三元。当然也会出现“明星太太”, 价格一般也会高达几千元。“娶个明星太太, 雄蚰蚰的斗志当然更高。”蚰蚰友老余解释说, 蚰蚰跟人非常类似。

虽说异性相吸, 但雄蚰蚰较为怕生, 不合心意的“老婆”都会被它赶出“卧室”(邻房), 有的甚至会咬死对方。玩家们一致认同一个做法: 抓雄蚰蚰的时候, 建议把原配夫人也一起抓了, 免得雄蚰蚰一个人单相思。

别以为为雄蚰蚰念旧, 其实“花心”得很。“原配夫人是不错, 但一个‘老婆’是满足不了它的, 需要提前准备两三只雌性, 经常给它换。一只交配完后, 要马上换一只新的进去, 不然它又要闹‘脾气’了。”老余说道。三妻四妾不说, 而且还要年轻的, 年老点的雌蚰蚰一点都不受欢迎。

虽说给蚰蚰“找老婆”是为了让它们斗志高昂, 但却有个弊端: 雄蚰蚰容易“沉迷女色”。如果整天关在一起, 就只知道谈情说爱了, 让它们打个比赛都没有心思。为了防止这点, 玩家们得花不少力气, “早上把雌蚰蚰一只一只从罐子里捉出来, 不让它们谈情说爱, 晚上再把雌蚰蚰放回去, 这个步骤每天都不能省。”

如果雄蚰蚰第二天要斗, 那就得更早一点时间把它老婆拿出来, 然后在斗前的几个小时把它老婆放回去, 不见老婆它是不会决斗的。“如果决斗时遇上它们俩正要交配, 那是不能打的, 要按着它们的兴致来。”



给蚰蚰量体重



每个罐子都标上了蚰蚰体重



分好组的蚰蚰罐

斗

所有准备都是为了最后的决斗, 尽管这场生死相搏可能只有一两分钟。但在这一两分钟之前的所有准备和规则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比赛也分轻重量级

前不久, 赵锡根等人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一个蟋蟀协会, 但因为一些原因, 最后不了了之。为了让记者更深入地了解蚰蚰的习性, 赵锡根那群蚰蚰玩家们专门搞了一场小规模斗蚰蚰比赛, 时间则选在晚上 8 点以后, 地点是三堡的一个厂房。据介绍, 蚰蚰在早晨 7 点——10 点和晚上 11 点之前斗志最高, 因此斗蚰蚰都在这个时间段。

记者看的这场蟋蟀大战, 人不多, 但蚰蚰不少, 每个人都带了五六个罐子来。按照规定, 每只蚰蚰在比赛前都要过秤。本以为给小小的虫子量体重可不那么简单, 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只见一位蚰蚰玩家用网罩抓出只蚰蚰, 放入塑料杯子, 然后连同杯子在微型电子秤读出数据, 再用标签写在罐子上。“蚰蚰比赛和打擂台、举重一样, 同重量级的才能比赛, 就好像大人不能和小孩打一样, 就算赢了也胜之不武。”

称出体重后, 就该分组了, 最轻的只有 40 多克, 最重的达 77 克。同组蚰蚰体重差距一般不会超过 3 克。最重的那只蚰蚰是厂房主人郭老板的, 由于第二重的蚰蚰才 69

克, 郭老板只好遗憾地把他的斗士放了回去。

为斗蚰蚰停工三月

比赛间歇, 郭老板抱着蚰蚰罐说起了他的蚰蚰经。“玩蚰蚰的这三个月, 我把自己的工厂停工了, 因为我心思根本不会在生意上, 每天 24 小时都守着蚰蚰罐。”郭老板说道。“有很多蚰蚰吗?” 记者好奇地问道。

“每个养蚰蚰的至少有五十来只蚰蚰, 而且过段日子就会补货。半夜三更蚰蚰叫了, 我都会从床上爬起来去瞧瞧, 因为半夜的时候是最能看出哪只蚰蚰最善斗的。养蚰蚰很有学问的, 万一养得不好, 蚰蚰容易提前老掉。都说蚰蚰只有一百天寿命, 去年天冷的时候我把蚰蚰养在暖箱里, 结果活到了年初。”郭老板说。

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刚才获胜的蚰蚰奋勇直前, 落败的蚰蚰好像有了心理阴影, 在主人的挑逗下战战兢兢地前进着。获胜的那只直接冲上前咬住对方大牙, 落败的蚰蚰吓得调头就跑, 看来是输定了。

决斗的不仅仅是蚰蚰

边上的蚰蚰友开始催了, 记者只能提前结束与郭老板的对话, 斗蚰蚰正式开始了。赵锡根叮嘱记者看斗蚰蚰时, 最好不要大声说话, 免得惊了盆。第一对上场的是最轻量级,



卖蚰蚰的摊贩

多蚰蚰玩家说小时候都在那边捉过蚰蚰。乔司有个“虫市”, 开市时间在凌晨的 4 点至 6 点。有经验的这类, 小蚰蚰一般在半夜 12 点左右出没, 大蚰蚰则要在两三点, 等到捉蚰蚰的回来是 4 点左右, 蚰蚰迷们正好这时前去收蚰蚰。因此在那一带自然形成了这么一个市场。

多蚰蚰玩家说小时候都在那边捉过蚰蚰。乔司有个“虫市”, 开市时间在凌晨的 4 点至 6 点。有经验的这类, 小蚰蚰一般在半夜 12 点左右出没, 大蚰蚰则要在两三点, 等到捉蚰蚰的回来是 4 点左右, 蚰蚰迷们正好这时前去收蚰蚰。因此在那一带自然形成了这么一个市场。